

七龄童六楼坠下安然无恙



【明慧网】家住牡丹江市某小区 6 楼的林林（化名），从小就跟奶奶一起学大法，他还说过：“咱们家里奶奶的师父最好！”

7 月 16 日上午 8 时，林林误以为奶奶出门是送他去幼儿园，躲在房间里不出来。当奶奶走到门口时，听见房间里传出一声：“我不去！”就无声了。奶奶回到房间一看，人影全无，却发现纱窗开了，便顺窗下望，下望两次后才发现孩子正站在二楼养花的平台上。奶奶急忙跑下楼，此时，林林已被住二楼的好心奶奶抱进了房间。原来，孩子不小心从六楼坠下时，正落在了二楼的“仙人掌”花上，花盆砸碎了，林林的手腕划破了，出了一些血后，自动就止住了，肚皮擦伤点皮，脚腕扎进几根花刺，其它部位完好无损，平安无事，真是有惊无险，林林还说：“有神保护我！”

闻讯随后赶来的小孩的舅爷、爸爸吓得赶紧把孩子送医院检查。结果令人震惊的是各项检查都正常。医院的大夫护士纷纷表示：真是奇迹！得吃一顿庆贺一下。相邻的患者都说他家是积了大德了！林林的亲人和邻居都深深地被大法的神奇而折服，许多人并且纷纷入道得法。

“你知道你省了多少医药费吗？”

【慧园】我的前半生多磨难坎坷。因家庭成份不好，文革时我父母经常挨批斗。父亲实在受不了非人的折磨，要投河自尽，幸被一位老同事拦下。母亲在街道被红卫兵打的遍体鳞伤。我每天清早被迫去扫大街，在学校教书的大哥也被打成了“臭老九”，挨批斗不许回家。十七岁那年，我被迫“下乡改造”，让我和村里的地主一起干活。

1980 年我和厂里的一个同事结了婚，婚后夫妻从没红过脸。婆婆因我生了个女孩骂我断了他家的香火，我被抛弃了。因精神上受了巨大刺激，我曾经多次住院。

祸不单行。1995 年夏天，我不小心从两层高的台阶上摔下来，人事不知昏死过去。我被送到医院，抢救了一个星期后，我才醒过来，主任医师问我：都抢救你一个星期了你你知道吗？我只会摇头不会说话，手脚都不会动了，在医院里做 CT、脑电图、心电图、核磁共振。后来又到医院私人诊所去扎针灸。那时我行走困难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话说不清，手不会握笔，更不会写字；吃饭勺子都送不到嘴里；衣服扣子掉了，纫不上针，做饺子擀不了皮；走路歪着脚走；每天去扎针灸，我只好拿雨伞当拐杖，免得摔倒。就这样，在医院里保守治疗两年，一个月就要一千元钱。昂贵的医疗费用连单位都头疼。

那时我母亲炼法轮功有一年多了。一天，母亲手里捧着《转法轮》说：求师父给我女儿调整身体。这时只见我慢慢的从沙发上站起来……我激动的哭了，母亲也哭了。我出院第二天早上就去公园炼功了。炼功三个月后辅导员劝我写心得体会，我说：“我不会写字。”她说：“你一定能写。”回家后，我颤颤巍巍的拿起了笔，万万没想到我果然会写字了！我在心得体会中写到：“师父太神奇、太伟大了！”2000 年春节，单位的领导到家里看望我，刚进屋还没坐下就对我说：“还炼功吧，干嘛不炼？你知道你给国家节省了多少医药费吗？”◇——北京大法弟子

明慧週報

●牡丹江版● 第 12 期 2005 年 7 月 28 日

生命之光 永照天地

——7.20 之际世界各地吁制止迫害



烛光集会

【明慧网】自 99 年 7.20 以来，法轮功在海外已洪传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，7.20 之际，亚、澳、欧、美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大型活动，揭露迫害讲真相，呼吁制止在中国已发生六年的残酷迫害。

台湾法轮功学员 7 月 17 日于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举行“生命之光 永照天地——向 2,691 位走向真理之路的法轮功学员致敬”活动。

1999 年 7 月 20 日，江泽民集团公然迫害法轮功以来，虽然中共千方百计封锁信息、掩盖迫害，但至今已经核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二千六百名，他们身后留下了亟待救援的 256 名遗孤，他们有的被迫流浪天涯，有的饱受失学与恐惧之苦。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与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共同举行了“全球正义营救遗孤”记者会，发起一项全球性的连署救援行动，呼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人权委员会，谴责中共恶行，并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。会议引起中央通讯社、中国时报、自由时报等多家媒体的关注。

全球大法弟子证实法摄影作品展在此间同时展出，一百四十多幅作品向观众展示了法轮大法在全世界洪传，以及法轮功学员面对残酷迫害，坚忍不拔、持之以恒和平反迫害的光辉历程！有的观众静静停留在摄影作品前，最后说一句：“了不起！”有的人看完摄影展后感慨道：“我很感动会有这样伟大的一群人！”



继续关注

牡江市滨新村的大法弟子彭玉杰、李艳玲母女俩，在 7 月 11 日发真象资料被非法绑架，在先锋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一夜后，于 7 月 12 日被转到牡丹江看守所。恶徒抄家时，抄走家里的大法书籍资料。至今不允许家人探视，后补办手续找家人签字遭拒绝。望知情的正义之士给予关注，谴责邪恶迫害。

狱警残忍迫害大法弟子

怂恿犯人大打出手

密山市大法弟子杨晓光在密山市被绑架后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，在监狱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，被关入小号毒打、强制坐板、不许睡觉等流氓手段的迫害。

2004 年 10 月份左右，杨晓光因为提出炼功的要求，被关入“小号”。在小号里，杨晓光遭到了恶警宋军林的残酷迫害。宋每次值班喝完酒，就将杨晓光毒打一次，有一天晚上就连续打了三遍。杨晓光的脸被打得变了形，眼睛都看不见东西。在小号里关了二十几天后才放出来了，当时许多犯人都看到他前胸和后背都是紫黑色的，脸青肿着，口腔里满是伤口。回到监舍后，又被犯人毒打。2004 年 12 月上旬，一监区恶警教导员李杰志、干事李玉宏为首，布置了三十多名犯人对监区的四名大法弟子实施强制转化。每名大法弟子由几名犯人包挟，采取 24 小时轮班监控的方式，强制直腰盘腿坐光板，目光要平视，不许睡觉以及拳打脚踢等手段折磨逼迫大法弟子写悔过书。中队长董玉江对这些犯人说：“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，只要能让他们写‘四书’就行”；干事李玉宏声称：“这项工作与你们的减刑百分考核成绩直接挂钩。”

在狱警的指使、怂恿下，抢劫杀人犯刘立军肆无忌惮的、几近疯狂的对法轮大法弟子杨晓光、孙荣孝、刘国来进行殴打、残害。杨晓光被刘犯打得鼻口窜血、面部青肿，口腔多处破裂，无法进食；刘国来被刘犯打得眼眶青黑，肋骨折断三根，躺在地上起不来；孙荣孝在短短四天时间里两次惨遭毒打：第一次被打得满脸开花，无法形容；时隔两日又被拳打脚踢、拳脚相加，将年已 50 多岁的孙荣孝打得满地直滚，惨不忍睹。



大法弟子李丽芳在迫害中失踪

在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长达近 6 年的迫害运动中，使无数人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据明慧网已有的报道统计，近年来突破网络封锁得到消息、知道姓名的在迫害中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已达近百人，多为失踪长达数年，亲友多方寻访无下落。在残酷的迫害下，很多正直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为了说一句真话“法轮大法好”，在进京上访中、或在劳教所、看守所、监狱折磨关押过程中失踪；有的学员甚至在家中、或出外散步、上班，就被当地警察劫持后再无消息。

牡丹江大法弟子李丽芳就是这样：李丽芳，女，40 多岁，原工作单位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纺织厂。失踪前曾被非法关押，被用钱买出后没几天就失踪了。失踪的时间：大约 2003 年夏天。至今没有任何消息。在法轮功学员遭受残酷迫害、杳无音讯的日子里，亲人们无时无刻不挂念，其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，普天下的善良人都是理解的。望知情人提供线索和下落。同时希望更多人能够站出来，揭露邪恶，制止反人类、反人性的暴行。



皮肤病患者的奇遇

家住山东省莱州市文昌区实验中学北面的一王姓女士，今年 5 岁，得了一种皮肤病三、四年了，奇痒、疼痛难忍，忍不住用手挠破了皮就出黄水。中医、西医多方医治，药吃了无数，钱花了不少，均无疗效，并且面积越蔓延越大，下半身几乎全满了，整天吃不好睡不好，觉得生不如死。

2005 年 5 月份，她嫂子告诉她说：“你快学炼法轮功吧。”她听后非常反感，表示不相信。嫂子诚心诚意的说：“我能骗你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脑震荡留下的头疼痛病 30 多年了，几乎天天吃止痛药。前些日子，有一位好心人告诉我炼法轮功，我听人家说的有道理，觉得人确实应该真正做一个好人，就很投入的看了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看完一遍我就觉得浑身轻松，就不用天天吃止痛药，我就三天吃一次，到现在我才学了三个月，头痛病完全好了，根本不用吃药了。你不信？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！”

这样王女士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看了 40 页《转法轮》，可是她的病情没见好转。嫂子就告诉她：你要入心的看，你再继续看，如果你不放心，你就还是吃药打针。王女士心一横也没吃药打针，就继续看书，越看越入心，越看越觉得好，越觉得有道理，她想：根本不是电视说的那样，在莱州市也没听说有谁学炼法轮功杀人、自杀的。要是人人都能按这本书做人，这世上就太平了。

就这样，王女士一直看书，不知不觉到了 20 天，她的皮肤病竟全好了，而且很光滑，连疤痕也没留下。当嫂子再去看她时，她兴奋的说：“我的皮肤病不到 20 天全好了！真的全好了！”◇



特大沉船事故的背后

引人注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库“6.22”特大沉船事故发生距今已整整一年，中共当局将此定为一一起责任事故，且一直隐瞒死者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情况。了解情况的人们都知道，河南开封兴化精细化工厂是因为发展了几名新党员，借宣誓入党之机，带领全厂 100 多名党员到小浪底观光旅游，结果发生了这一惨案。

当游船准备出航时，小浪底水库风平浪静。有人建议带上救生衣，船主说：“天气这么好根本就用不着。”当船行至距大坝上游 30 公里处，突遇强风暴，游船在短暂倾斜不到 10 秒钟后，瞬间沉没。船上 69 人全部落水，其中 44 人死亡，除两名导游外其余全部为开封某化工厂中共党员。游船沉没不到 10 分钟后又恢复了风平浪静。

据了解，这些党员到小浪底前，到附近的一座山上游玩。山上有座庙，庙内供奉有神像。有几个人跑到神像身上对神像“律满贯”。（就是用手从头顶用力向下运行到后脑勺，这是开封本地惩罚人时所用的一种手段。）结果第一具打捞上来的尸体就是第一个对神像“律满贯”的人，其余几个人也无一生还。

